

来啦!

□朱秀坤

初次随战友林到他岳母家,门一开,老人家已笑呵呵地站到面前。一句“来啦”顿时解除了我的拘束感。进门后,老人一头扎进厨房,很快端出了喷香的饭菜,又拎出一瓶酒,两只酒杯,边为我们满上,边劝:“喝两杯,暖暖身子。”临别,又塞给我一袋蒜根,说:“见你爱吃,带点回去尝尝,想吃,再来。”我们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出门,她停在路边,北风中飘来一声“再来啊!”

如今离开那所部队二十多年,但一念及那座西北城市,总会想起那一声热忱的“来啦”,还有风雪中那温暖的“再来啊!”

西街上有个水果摊,摊主大

胡子来自东北,守着他的病妻,却不见愁容,整天乐呵呵的,还爱唱两句二人转。来人到客,总会爽朗地道一声“来啦”,给顾客挑水果,也总挑最好的。

有次他不在,我从他病妻手里买了两只西瓜,回家切开,一只生的。捧过去,他妻恰巧又不在。大胡子照例热情地招呼“来啦”,我倒不好意思生气了。“咋的,没熟?”话未完,他就递过来一只大西瓜,“不好意思啊,兄弟,这只是我们自己吃的,准是我媳妇儿错卖给你了。呶,再给你搭只小的,对不住了。”他又挑了只小西瓜给我,“包熟!”见我掏钱,他再三不肯,“别理汰我了!”我转过身,他又热情地道一句,“再来啊,兄弟!”

他虽是小本经营,一句“来啦”,又一句“再来啊”,谁能拒绝如此的和气——和气才能生财呢。

想起小蕙茹——乡下老家的一位小亲戚,葡萄般的一双大眼睛扑闪在长睫毛底下,漂亮极了。才三四岁的小姑娘,非得拉我们排排坐,她端坐在琴凳上,给我们弹古筝,左手按弦,拨弦,右手四指从琴弦上轻轻一扫,一串乐音如流水叮咚滑过,弹得有模有样。回城时,她见我上车,哇哇哭了,不让我走。我上车,她大声哭喊“再来看小蕙茹啊!”

之后,每次回老家,我总要去看看她。一见面,她喜出望外,笑出一对小酒窝,热情地问候:“四爷来啦?”按辈分她该叫我爷的。

澡堂歌手

□柏滨丰

最早是在小镇的浴室。一个四十来岁的儿子,带着老子每周定期去浴室。儿子给老子卖力搓澡,边搓边唱:“咱们工人有力量,嘿,咱们工人有力量……”把脊背擦成梅条肉,再打上肥皂,边用带来的盆从池子里舀水冲洗,边唱:“我们的家乡,在希望的田野上昂昂昂……”

最后扶老子到淋浴下冲冲,完了扶出去穿衣服。老子躺在换衣台上,喝着儿子递来的茶水,点上一根烟,哼起京剧:“穿林海,跨雪原,气冲霄汉。抒豪情,寄壮志,面对群山……”

之后上了大学。澡堂里过剩的荷尔蒙四溢。一体育系肌肉男,每次一站在莲蓬头底下,就眯着眼,扬起头,把嗓子甩得老远,“啊啊啊,给我一杯忘情水,换我一夜不流泪……”“就算我会喝醉……哇……啐……就算我会喝醉,就算我会心碎……”时常被水呛。

另一个不知啥事的瘦高个,边穿衣服边抖抖索索地唱:“一剪寒梅,傲立雪中……”

还有个哥们,永远都是《单身

谁能料到,三年前,她父亲竟患了绝症,八个月后她成了没爹的孩子。再见小蕙茹时,她已不弹古筝。眼里一亮,笑,“四爷来啦”,那笑容中分明能看出淡淡的忧伤。我叹口气,到哪儿都带上小蕙茹,更多地陪陪她,暖一暖孩子稚嫩的心。我要回城了,她送我上车,客客气气的,不再哭,挥挥手,道一声“四爷,再来啊——”我向她招手,不觉中,一滴泪已落下来……

生活中,常常感觉一声“来啦”远比“你好”更亲切更家常,哪怕言者是随意的,却能让人感到别样的亲切与温暖。而一句“再来啊”更有温度,更具人情味,叫人觉得日子的绵长,惦记的美好,仿佛镀着阳光的金黄。

情歌):“爱要越挫越勇,爱要肯定执着,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,想爱就别怕伤痛……”也不知道唱的时候自己听不听,不仅调子够创新,高音也完全找不着北。尤其那个“痛”字,撕心裂肺。

毕业后留在南京,早些年,冬天常去三山街那家老澡堂,那边老歌手多,但歌曲无论是年代还是品种,都非常多样化。比如有个南京老炮儿,每次洗完澡,会躺那儿翘着他那大脚丫,享受修脚匠的刀光剑影。闭目养神期间,不忘哼上一段: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芬芳美丽满枝桠,又香又白人人夸……”我听到“又香又白”时,只觉得胃里一阵抽搐。

另外一个老头就大气多了,毛巾在背上直甩,“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,红脸的关公战长沙,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,黑脸的张飞叫喳喳……”人走了,浴室里还飘着他“哇呀呀呀”的余音。仿佛有人嫌水温太高。

时过境迁,总有怀念。澡堂已不在,却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。不知道那些激情而热血的歌手们,又会在哪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呢?

小鸟去哪儿了

□吴旭

星期日的午后,我独自躺在床上看书。忽然,从厨房方向隐隐传来哗啦啦的声音。我下床,走过厨房,阳台关得严严实实,阳台上晒萝卜干的塑料纸纹丝不动,没有风。再凝神静听,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

抬头一看,在抽油烟机的白色塑料排风管里,一只比麻雀稍大些的褐色小鸟,惊恐万分地睁着两只眼睛,蜷缩在排风管中间,眼神无助地望着我。

我家住在顶层。细石混凝土浇筑的排风通道立在阳台的拐角处,不足两米长的白色塑料排风管,左端穿过厨房窗户的玻璃,插入阳台拐角的排风通道,右端与油烟机顶部的出风口相连。这只小鸟是从楼顶的排风出口通道下来,误飞误撞,钻进了我家的排风管里。

小鸟安静了一会儿,又开始在排风管里来回扑棱。求生本能,迫使它试图用自己的肉体撞开一个出口……

我急切地打开门,疯一般跑下楼梯,跑到小区门前摆摊修车的顾小健那儿,抓起一只扳手,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六楼。

到了厨房,排风管里的那只小鸟不见了,哗啦啦的扑棱声也停息了。我拎起一把椅子,站上去,迅速拧开排风管与油烟机相连的螺丝,取下油烟机,打开外壳,仔细一看,还是不见那只小鸟!想到它可能从楼顶的排风通道飞出,我释然了。但还有一种可能,如果是从排风管朝下飞,飞到排风管道底部的话,就有可能飞不上来了,就会精疲力竭了……

小鸟的命运究竟如何,成了我挥之不去的牵挂。越是不知它的生与死,我越是懊悔自责:当时,我是可以在房间找到剪刀或水果刀,在塑料排风管上划开一个口子的啊……

日常生活中,你也会遭遇遇误闯的小鸟,请立即为它打开一扇窗或一扇门吧。那不仅是小鸟飞向自由的通道,也是我们人类遭遇困境时的向往。

微观

○○○

房客
宇振林

我有一套闲置房靠近新街口闹市区,去年八月,一对年轻夫妇来看房,他家小孩考取了附近一所重点中学。在中介的参与下,我们双方达成协议。租期3年,房租价格不高。他们在入住前,把所有房间粉刷一新。有一间房子原先是我老母亲住的,我怕老人摔跤一直没铺地板。房客夫妻俩帮我铺上了复合地板,没要我一分钱,并且三个房间的窗帘也换了新的。房客如此客气,我们夫妇也过意不去。我们夫妇都是老师,所以就尽可能对他们家小孩的学习给予关心,也送了一些资料。他们一家都很高兴!俗话说,邻居好赛金宝,我说房东房客关系好同样赛金宝。

不经意的绿

黄茨娅

一把种子,是我随意丢在那只花盆里面的。那天我从外地出差回来,发现十来天不见的这些小家伙,已经被大自然彻底地唤醒了。它们满是欢喜地沿着阳台上的防盗网,向上攀援,直到挂满了整个阳台为止。那些绿意,并不浓郁,那些小叶,细细碎碎,带有红色的五星小花,还时不时地从长长藤蔓的腋里钻出来。不经意地,我在享受着这片绿色带来的小小幸福了。

姐妹仁

应平

妈妈有一本姐妹经,她念得头疼,常常向我诉苦。诉苦的内容,不外乎是大姨又惹她不高兴了,二姨又欺负她了。她们姐妹仁,妈妈最小,自小就得到外公最多的宠爱,两个姐姐对她又嫉妒又疼爱。外公外婆去世后,大姨和二姨常常用家长的姿态教育妈妈,但她们又真心疼她。妈妈每次和两个姐姐闹别扭,都会信誓旦旦对我说:我再也不去她们那里了!用不了多久,她就会忘得一干二净,想去谁家去谁家。我忍不住羡慕她——有姐妹是件多幸福的事啊。

清理之美

刘昌宇

午后,天气阴沉沉的,拿起手机翻看。电话簿里有近两百号姓名,有近三分之一是留了电话,相互之间从没打过的。另外三分之一是偶尔打过一两次电话,但基本很少再来往的。剩下三分之一,是亲朋和一些固定客户。小小的手机里竟装满了三分之二无用的号码,实无必要。一咬牙,花了两个多小时,左考虑右思量,陆陆续续删了近三分之二。手机和电脑负载多了,势必会影响速度,想要提速,就要及时卸载没用的软件和资料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?吐故纳新,才能活得轻松惬意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26号

NEW SUPPLEMENT



《台阶》【美】O·多维斯

将前妻嫁出去

□王建国

朋友离婚之后,前妻的事却没少做。

每个月不到日子,朋友就赶紧把女儿的生活费送过去,并根据市场上物价的变化,及时加钱。

前些时,前妻生病住院,朋友获悉后,主动将女儿接过去带,还请假在医院忙里忙外,并且在前妻的手术通知单上签字,缴费。

面对同事和熟人的不解,朋友呵呵一笑,说,是呀!是呀!在常人眼里,我为前妻做的事不少,甚至都有些“过了”。可是话说回来,要不是我当年苦苦地追她,家在外地的她,怎么会来到这儿工作?不是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吗?

朋友说,离婚不一定是他的错,但是,如果离婚后,前妻

在生活上出现困难,人熟、地熟、事熟的他却装死,不闻不问,那就是他的过错了。

朋友眼下已再婚了,可是,仍然心甘情愿地为前妻、为女儿做这弄那,还从不瞒着现在的妻子。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。妻子对朋友的做法也能理解。她对朋友说:“你对她们那么好,是应该的。再说,将来对我也不会差到哪去。”

最近一段时间,一有空,朋友与妻子不是去玄武湖,就是去莫愁湖,不是去游玩,而是参加公园的相亲会。他们分头看简历,了解对方的要求,忙得不可开交。朋友这是在做啥,我知道,这是在为前妻物色对象。

朋友说,“我对前妻了解,人有些清高,不大出趟,所以,我要为她把好这一关,好把前妻满意地嫁出去。”